

商业银行“三性”对其风险承担能力的影响*

——基于16家上市银行非平衡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宋光辉¹, 钱崇秀¹, 许林^{*2}

(1.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40;

2. 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内容提要:在我国经济增速下滑、利率市场化与民营银行等金融改革推行的宏观环境下, 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能力及其影响因素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采用 Z-score 破产风险模型刻画我国 16 家上市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能力, 选择五项安全性指标、两项流动性指标、六项盈利性指标, 考察商业银行“三性”对其风险承担能力的影响。通过构建 60 组非平衡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结果显示, 我国 16 家上市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能力普遍较强, 这与我国商业银行的国有资本控股或参股背景有很大关系, 但不同商业银行承受风险的能力存在较大差别。总体来说, 国有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能力最强, 股份制商业银行次之, 城市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能力最弱。另外, 资本充足率、营业收入净利率、营业利润率等指标越高, 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能力越强; 流动性比率、拨贷比、财务杠杆率越高, 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能力越弱。最后, 本文根据研究结论针对性地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 风险承担能力; “三性”原则; 商业银行; Z-score 模型

中图分类号: F83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5766(2016)09—0135—14

一、引言

长期以来, 由于我国商业银行受到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的隐性保护, 其破产问题在实务界和学术界没有引起普遍关注。但是, 国内外学者们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能力的探讨却从未停歇。我国于 2015 年 5 月 1 日开始施行的《存款保险条例》规定, “存款保险实行限额偿付, 最高偿付限额为人民币 50 万元”, “超出最高偿付限额的部分, 依法从投保机构清算财产中受偿”。《存款保险条例》保障了

存款人一定的权益和资金安全, 同时, 也意味着我国商业银行破产已受到政策允许, 商业银行可能因资金安排不当或盈利不佳而导致破产清算。2015 年 10 月 23 日, 中国人民银行宣布, 对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社等金融机构不再设置存款利率浮动上限, 这意味着, 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又向前迈进一步。在利率市场化、民营银行等金融改革不断推进的背景下, 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着逐渐白热化的存贷款市场竞争, 倒逼商业银行采取更为冒险的贷款和存款行为, 招致更大的风险(江曙霞、刘忠璐,

收稿日期: 2016-06-07

* **基金项目:** 广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广东省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困境、融资模式创新与政策支持”(2014A070703005); 广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广东省科技型中小企业信贷风险及其补偿机制研究”(2016A070705005);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分形市场下股价异常波动、惯性风险及监控研究”(2015KXKYJ01)。

作者简介: 宋光辉(1961-), 男, 河南信阳人,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领域为公司财务与资本市场, E-mail: bmghsong@scut.edu.cn; 钱崇秀(1991-), 女, 甘肃兰州人, 博士研究生, 研究领域为商业银行风险管理, E-mail: qcx2012jy@126.com; 许林*(1984-), 男, 江西上饶人, 博士,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领域为投资管理与企业融资, E-mail: linxu@scut.edu.cn。*为通讯作者。

2016)。此外,近年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大量曝光,民营银行的不断出现等因素使得商业银行利润受到侵蚀,竞争不断加剧,种种内外环境将我国商业银行推向风险边缘。因此,完善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措施和基本保障,既是当下中国金融改革的题中之意,也是下一步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压舱石(黄志凌,2015)。在商业银行破产风险治理的过程中,风险承担能力强弱及其影响因素是首要探讨的话题。

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是商业银行经营管理需要遵循的三项基本原则,也即“三性”经营原则(刘信群、刘江涛,2013)。由于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具有很强的公共关联性,其稳定性受到监管层事前和事后严格的监管(Lucia & Margherita,2011)。商业银行安全性亦称作稳定性,是商业银行持续经营的基础,也是商业银行“三性”经营原则中的首要原则。流动性管理作为商业银行的一项日常管理内容,长期存在于商业银行管理人员的意识中,但其重要性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才受到重点关注。商业银行通过期限转换功能,将存款人的短期存款转换为借款人需要的长期贷款。这一期限转换(或金融中介职能)为社会创造了流动性,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Diamond & Dybvig,1983; Diamond & Rajan,2001)。但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却展现了另一个事实。即,金融中介由于过分发挥流动性转换职能,而使得自己暴露于流动性风险中,流动性风险确实可以导致金融机构破产(Robert & Karen,2015)。商业银行作为一种金融企业,其经营目标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可以认为,盈利性是商业银行展开存贷款业务及其他金融服务的内在动力。可见,盈利性作为商业银行的一大经营目标,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商业银行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受到金融界和学术界的普遍关注。2010年11月,G20首尔峰会提出《巴塞尔协议III》,在完善资本充足率标准的同时,补充杠杆率、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资金比率等监管指标,以期加强对商业银行安全性和流动性的保障。中国银监会也从不良资产率、拨备覆盖率和流动性比率等方面提出监管指标,以帮

助商业银行在“三性”之间保证平衡健康发展。商业银行该如何将“三性”经营原则与自身风险承担能力联系起来,识别影响风险承担能力的关键因素并对其进行有效控制,这无疑对我国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受开放金融市场环境的影响,国外学者对商业银行破产及其风险承担能力的研究起步较早,Roy(1952)首次提出持有资产发生损失概率的最小边界,后来衍生为Z-score破产风险理论,在该理论中,当企业自有资本不能抵补利润亏损时,容易发生破产;Kim & Santomero(1988)对该破产风险理论在商业银行中的应用进行深化,提出银行业破产风险指数,后来,学者将Z-score模型应用于银行破产风险的实证研究中,发现相较于CAMELS模型,Z-score模型使用更少的数据,却能较准确地反映商业银行的破产概率(Laura等,2015),并在破产边界函数等方面对其进行改进(Laetitia & Frank,2015)。可见,Z-score模型在度量商业银行破产风险或反映其风险承担能力方面已经被学者们所接受。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能力的探讨中,存在“大而不倒”问题。即,某些金融机构由于规模巨大或在金融体系中具有重要作用而不能轻易倒闭,否则会带来巨大的金融风险或社会问题。此类金融机构被称为“大而不倒”(巴曙松等,2012)。我国是较为典型的以银行为主要金融活动参与者的金融体系,商业银行联系着几乎所有行业、企业和个人,在金融体系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具有较为明显的“大而不倒”问题。进一步地,从系统重要性角度看,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主要是规模较大的国有控股银行(严兵等,2013)。国有资本为商业银行提供了“安全网”的保护作用,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在资本实力、客户渠道等方面具备先天优势,拥有一定的盈利保证。同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还担负着较为重要的社会责任。种种原因使得我国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主动或被动地拥有较强的风险承担能力。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₁:我国商业银行整体上具有较强的风险承担

能力,其中,相对于股份制银行与城市商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能力最强。

国内外学者利用度量工具 Z-score,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能力的影响因素也展开了大量研究。经实证研究发现,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能力受到 GDP 增长率、外汇储备水平、通货膨胀率等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Chung & Lin,2016),同时,受到股东多样化程度、银行规模及治理水平等微观因素的影响(Yamileh 等,2015;宋清华等,2011),与安全性指标资本充足率、盈利性指标净资产收益率和流动性指标流动资产比率显著正相关(Laura,2015; Poghosyan & Čihák,2011),同时,受到银行间资金紧张情况的影响(Raymond & Grace,2014)。但是,部分学者取得了不同的实证结果,发现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能力与流动性比率显著负相关,但对安全性指标贷款拨备率和不良率、流动性指标贷存比等未产生显著影响关系(宋琴、郑振龙,2011)。可以看出,选择不同的“三性”指标时,学者们得到了其对风险承担能力不同的解释结果。从理论上分析可知,商业银行安全性越高,表示拥有更多的资本或者拨备,能够应对更大的资产价值波动风险,应该表现为更强的风险承担能力。商业银行盈利性越高,表示获取利润的能力越强,利润在向股东分配后可作为资本补充,提高银行风险承担能力。同时,较强的获利能力有利于提高并巩固商业银行的市场竞争力,风险容忍能力相应增强。商业银行流动性越高,表示拥有较多的流动性资产,在紧急支付危机中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在无支付危机的情况下,流动性资产却具有一定的持有成本,现金类流动性资产不能产生投资利润,且背负了相应的机会成本,短期投资类流动资产则具有价值波动较大的特征,容易受市场环境影响而增大商业银行面临的潜在损失,从而降低其风险承担能力。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₂:安全性和盈利性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流动性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能力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上文提及,不同的“三性”指标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能力的影响不同。学者们基于各种财务指标,对商业银行“三性”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展开了大

量探讨,认为三者之间存在同向增减、此消彼长或者分阶段差异影响等关系(Isabelle 等,2013;李健全、黄磊,2014;邹克,2015)。在“三性”度量方面,使用杠杆率(刘信群、刘江涛,2013)、资本充足率(Poghosyan & Čihák,2011)、不良贷款率(李喜梅,2011)等指标对安全性进行度量;使用流动性比率(宋琴、郑振龙,2011;Michael 等,2016)、净稳定资金比率(Jobst,2014)、存贷比(宋琴、郑振龙,2011)等指标对流动性进行度量;使用资产收益率(Khushid & Jenifer,2016; Alicia 等,2009)、净资产收益率(Antonio,2013; Panayiotis,2008)、利息收入比率(Andreas & Gabrielle,2011)等指标对盈利性进行度量。不同度量指标从不同的角度刻画了商业银行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但是,在刻画银行“三性”对风险承担能力影响情况的研究中,应该采用最为代表商业银行“三性”的指标。资本充足率作为监管当局始终重点关注的指标,能够较好地代表商业银行安全性,同时,财务杠杆率作为资本充足率的反向指标,同样能够较好地代表商业银行安全性。按照利润分析目标的不同,盈利性指标可分为毛利润指标、营业利润指标和净利润指标等。毛利润指标主要用于制造业企业等生产成本与经营费用严格区分的主体,本文不予考虑;营业利润反映商业银行依靠基本经营活动取得的利润,是商业银行最为稳定的利润来源;若商业银行营业利润较低,而净利润较高,说明该银行当期取得了较多的营业外收益。营业外收益是不稳定的,可能导致商业银行收益波动增大,从而面临更大经营风险。截至目前,常用的流动性指标主要包括流动性比率和贷存比。贷存比简单将商业银行的贷款资产与存款负债做比,在当下银行资产负债种类多元化的情况下,不能准确反映商业银行流动资金状况及其需求情况。相较而言,按照银监会相关规定,将商业银行流动资产除以流动负债得到的流动性比率更能够反映商业银行流动性。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₃:资本充足率和财务杠杆率对商业银行安全性的代表性最强,营业利润类指标对商业银行盈利性的代表性最强,流动性比率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代表性最强。

可见,已有文献对商业银行“三性”经营原则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研究较多,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能力也有一定的实证分析。但是,从“三性”经营原则探讨风险承担能力并分析不同指标适用性的研究十分少见。在此理论与现实背景下,本文使用 Z-score 模型度量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能力,对学者常用的“三性”度量指标在刻画风险承担能力上的适用性进行实证分析和讨论,对以上三个研究假设逐一进行实证检验,并进行深入分析,探寻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能力的影响程度,以期帮助商业银行保证自身风险承担能力,明确有利于防范风险的经营重点目标,及时制定有效的风险防御策略。

三、模型构建

本文首先应用 Z-score 破产风险模型对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能力进行度量,在此基础上,以风险承担能力为因变量,商业银行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指标为自变量,构建多元面板数据回归计量模型,探讨商业银行“三性”对其风险承担能力的影响。

1. Z-score 模型及风险承担能力刻画

Z-score 模型的出发点是商业银行的利润亏损超过自由资本金额之时即发生破产。以 E 代表商业银行自有资本, π 代表商业银行利润绝对值,则商业银行破产概率可以表示为 $P(E \leq -\pi)$,用 A 表示商业银行总资产,同除不等式两边,得到:

$$P(E \leq -\pi) = P\left(\frac{E}{A} \leq -\frac{\pi}{A}\right) \quad (1)$$

由式(1)易知, $\frac{E}{A}$ 表示商业银行自有资本占资产总额的比例,用 ETA (Equity to Total Asset) 表示; $\frac{\pi}{A}$ 表示一单位资产获取的利润绝对值,即资产收益率,用 ROA (Return on Asset) 表示。则(1)式可以转换为:

$$P(E \leq -\pi) = P(EAT \leq -ROA) \quad (2)$$

用 μ_{ROA} 表示商业银行资产收益率的平均值,

δ_{ROA} 表示商业银行资产收益率的标准差,则(2)式可以转换为:

$$\begin{aligned} P(E \leq -\pi) &= P(EAT + \mu_{ROA} \leq \mu_{ROA} - ROA) \\ &\leq P(EAT + \mu_{ROA} \leq |\mu_{ROA} - ROA|) \end{aligned} \quad (3)$$

根据 Chebyshev 不等式^①, (3)式可以转换为:

$$P(|\mu_{ROA} - ROA| \geq \mu_{ROA} + EAT) \leq \frac{\delta_{ROA}^2}{(\mu_{ROA} + EAT)^2} \quad (4)$$

联立(3)式与(4)式可得:

$$P(E \leq -\pi) \leq \frac{\delta_{ROA}^2}{(\mu_{ROA} + EAT)^2} \quad (5)$$

对(5)式开方,得到商业银行破产风险指数:

$$Z^* = \frac{\delta_{ROA}}{\mu_{ROA} + EAT} \quad (6)$$

对(6)式取倒数,得到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能力 Z 指数:

$$Z\text{-score} = \frac{\mu_{ROA} + EAT}{\delta_{ROA}} \quad (7)$$

可以看出, Z-score 指数反映银行承担一单位的利润风险需要损失的资产收益和自有资本的金额。Z-score 越高,表明商业银行出现偿付危机的可能性越小,承担破产风险的能力越强;反之, Z-score 越低,出现偿付危机的可能性越大,表明商业银行承担破产风险的能力越小。

2. 面板回归计量模型构建

本文通过建立面板回归计量模型,对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能力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实证检验本文所提出的三个研究假设。从商业银行“三性”经营原则出发,选取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作为影响因素解释变量,分别用 SAF 、 LIQ 和 $PROF$ 表示;选取 Z-score 作为反映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能力的因变量。由于 Z-score 具有较高的偏态分布特征,本文参照 Laura 等(2015)、Liu 等(2013)、Leaven & Levine(2009)等人的成果,对 Z-score 取自然对数,作为代理变量,用 Ln_Z 表示。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如下:

$$\begin{aligned} Ln_Z_{it} &= \beta_1 + \beta_2 SAF_{it} + \beta_3 LIQ_{it} + \\ &\quad \beta_4 PROF_{it} + \mu_{it} \end{aligned} \quad (8)$$

^①设随机变量 X 的数学期望和方差都存在,则对任意常数 $\varepsilon > 0$,有 $P(|X - E(X)| \geq \varepsilon) \leq D(X)/\varepsilon^2$, 或 $P(|X - E(X)| < \varepsilon) \geq 1 - D(X)/\varepsilon^2$ 。

式中, i 表示商业银行个体代码; t 表示观察年度代码; β_1 是截距项; β_2 反映安全性对风险承担能力的影响程度; β_3 反映流动性对风险承担能力的影响程度; β_4 反映盈利性对风险承担能力的影响程度; μ_{it} 表示误差项。在后文的实证研究中, 按照对商业银行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的不同指标选择, 对应替换上式中的 SAF 、 LIQ 和 $PROF$ 。

四、实证分析

1. 数据来源与统计描述

本文以我国 16 家上市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 选取各银行自上市至 2015 年的相关财务数据, 共得到 164 个观测值。由于我国将存贷比指标的性質从法定监管指标变为流动性监测指标, 部分商业

行在 2015 年年报中未披露存贷比数据, 剔除该类样本后, 得到 160 个观测值。由于计算 Z -score 需要样本银行资产收益率的均值和标准差数据, 部分银行在初始上市时没有披露季度收益率数据, 无法测算年度 ROA 均值和标准差, 将此类样本剔除后, 最终得到 152 个观测值。由于研究样本中 16 个截面具有相同的观测值个数(安全性、盈利性、流动性指标), 但包括不同的时间点, 本文最终取得的是非平衡面板数据(弱平衡)。

参照式(7), 选取商业银行权益资产比^①、资产收益率等数据用于计算 Z -score 值。依据我国银监会对商业银行的监管要求以及已有研究中的常见指标, 依照全面性、有效性和可获取性原则, 本文选取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指标如表 1 所示:

表 1 主要指标解释

“三性”原则	指标名称	符号	计算方式
安全性	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	$CRNPL$	贷款损失准备金计提余额/不良贷款余额
	拨备充足率	PR	信用风险资产实际计提准备/信用风险资产应计提准备
	拨贷比	PLR	拨备余额/贷款总额
	资本充足率	CAR	(核心资本 + 附属资本)/风险加权资产
	财务杠杆率	FLR	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余额/(一级资本 - 一级资本扣减项)
流动性	流动性比率	LR	流动性资产平均余额/流动性负债平均余额
	贷存比	LDR	贷款余额/存款余额
盈利性	净资产收益率	$ROAE$	净利润/净资产平均余额
	总资产净利率	$ROAA$	净利润/总资产平均余额
	营业收入净利率	ROR	净利润/营业总收入
	营业利润率	$OPOR$	营业利润/营业总收入
	总资产税前收益率	$Pre-T ROA$	税前净利润/总资产平均余额
	净资产税前收益率	$Pre-T ROE$	税前净利润/净资产平均余额

资料来源: 本文整理

所有数据来源于 Wind 数据库及各上市商业银行年报。使用 Stata12.0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与实证分析。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观察值
$CRNPL$	2.1825	0.9585	0.3549	4.9960	152
PR	4.1608	1.7688	0.7373	10.5600	152
PLR	0.0242	0.0065	0.0071	0.0446	152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观察值
CAR	0.1201	0.0308	0.0230	0.3014	152
FLR	19.1626	7.1492	7.6504	45.3703	152
LR	0.4485	0.1127	0.2680	0.8786	152
LDR	0.6775	0.0601	0.4743	0.7962	152
$ROAE$	0.1868	0.0424	0.0418	0.3577	152
$ROAA$	0.0105	0.0030	0.0015	0.0172	152
ROR	0.3386	0.0948	0.0348	0.4736	152

^① Z -score 模型将资不抵债作为商业银行破产的决定条件, 也即商业银行结转当期利润前的资本不能吸收当期利润损失。故此, 此处权益资产比为结转利润前的所有者权益平均余额与总资产平均余额的比值。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观察值
OPOR	0.4579	0.0897	0.0554	0.6100	152
Pre-T ROA	0.0137	0.0037	0.0015	0.0205	152
Pre-T ROE	0.2437	0.0569	0.0539	0.4372	152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2. 实证结果

根据式(7),取得152个观测样本的Z-score值,各样本均值如表3所示(自上市以来的平均Z值):

表3 样本银行Z值(风险承担能力)统计

排序	银行	Z-score	排序	银行	Z-score
1	浦发银行	307.1625	9	招商银行	128.1249
2	中国银行	232.0841	10	民生银行	119.8663
3	兴业银行	187.9006	11	农业银行	119.7676
4	南京银行	184.6023	12	中信银行	112.0995
5	交通银行	170.1586	13	宁波银行	111.6582
6	工商银行	148.6680	14	北京银行	86.5595
7	华夏银行	137.1232	15	建设银行	74.9991
8	光大银行	133.4177	16	平安银行	12.7229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整体来看,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能力普遍较高,这与我国商业银行的国资控股与参股背

表4 不同类型商业银行Z-score均值比较

银行类别	Z-score 均值	自有资本比率	总资产收益率均值	总资产收益率波动率
大型商业银行	151.5347	0.0579	0.0030	0.0005
股份制商业银行	147.7144	0.0455	0.0086	0.0034
城市商业银行	127.1417	0.0686	0.0030	0.0007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由表4结果可知,在样本商业银行中,大型商业银行的平均风险承担能力最强,Z-score均值为151.5347,股份制商业银行次之,Z-score均值为147.7144,城市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能力最弱,Z-score均值为127.1417。三类商业银行的Z-score均值及其自由资本比率、总资产收益率均值和波动率的情况如图1所示。

景有很大关系,国有资本为商业银行经营风险提供了有力的担保(李成、刘生福,2015),但不同银行承受风险的能力存在较大差别。样本银行中,浦发银行的风险承担能力最好。观察原始数据可知,浦发银行较强的风险承担能力来源于其稳定的收益率水平。在2007—2009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浦发银行的收益率波动维持在0.025%~0.06%,远远低于平安银行在任意年度的收益波动。中国银行、兴业银行、南京银行和交通银行的风险承担能力也较好。北京银行和建设银行的风险承担能力相对较弱,其Z-score均值低于100,分别为86.5595和74.9991。究其原因在于,这两家银行自上市以来的收益率徘徊在较低水平,且其波动率较高。样本银行中,平安银行的风险承担能力较低,Z-score仅为12.7229,为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最低水平。2003—2015年,平安银行的季度收益率均值达到4.25%,远远高于其他商业银行的收益率,但其波动范围处于1.47%~8.11%之前,2008年第四个季度的收益率均值为-15.55%,这大幅拉低了其风险承担能力。

按不同商业银行类型,将样本银行分为大型商业银行(包括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包括南京银行、北京银行和宁波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包括剩余样本银行)三组,分析其Z-score均值及Z-score组成成分均值,结果如表4所示:

由图1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出,大型商业银行的高风险承担能力得益于极低的资产收益率波动(为0.0005),尽管其自有资本比率处于居中位置(为0.0579),资产收益率均值处于偏低位置(为0.0030),最终综合表现为风险承担能力最强。这说明,大型商业银行获取收益的能力较为稳定,与其广泛的客户群具有很大关系。同时,大型商业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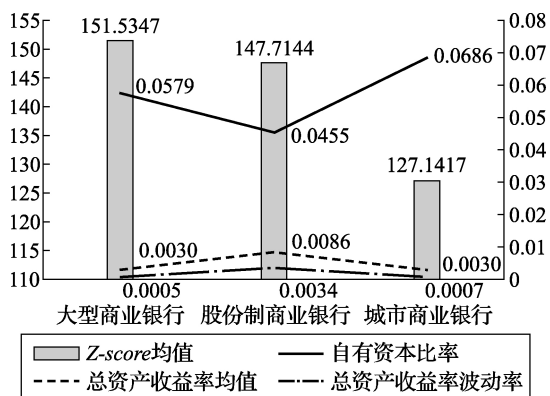


图1 三类商业银行 Z-score 均值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表4 结果绘制

行具有较为稳定的资本数量和结构。股份制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能力受到高收益率均值(为0.0086)的积极影响,尽管其收益率波动最大(为0.0034),自有资本比率也最低(为0.0455),但最终综合表现为风险承担能力居中。其高收益率均值得益于自身较强的管理能力和多元化发展能力。城市商业银行的自有资本比率最高(为0.0686),但因其收益率平均水平较低(为0.0030),又具有一定程度的波动性(为0.0007),最终使其风险承担能力最弱。其低收益率水平源于收益来源单一(主要靠活期存款获利),中间业务发展缓慢,多元化程度低等因素。至此,本文的研究假设 H_1 得到验证支持。

对152个样本的 Z-score 及本文回归模型中因

变量 Ln_Z 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Z-score 及因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Z-score	142.0368	109.0752	0.4658	648.0973
Ln_Z	4.6124	1.0834	-0.7640	6.9279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由表5结果可知,152个样本银行的 Z-score 均值为142.0386,体现出较强的风险承担能力,但其差异程度较大,表现为 Z-score 的标准差为109.0752,反映出我国商业银行整体上风险承担能力较强,但不同银行间的差异较大。

为了考察商业银行“三性”经营原则对其风险承担能力的影响以及不同“三性”指标对风险承担能力高低的解释程度,本文以样本银行每年风险承担能力的对数值为因变量,以商业银行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指标为自变量,构建回归模型。按照表1中的“三性”指标构建所有的可能组合,一共得到60个“三性”指标组合。每个组合下的回归模型如式(8)所示。在每组回归分析前,对各回归方程式进行 Hausman 检验,根据检验结果分别采用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模型。各组回归结果中,商业银行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对其风险承担能力的影响系数及其 t (或 z) 统计量的显著情况如表6所示:

表6 回归系数及其显著性结果

变量	CRNPL	PR	PLR	CAR	FLR	
ROAE	0.0731	0.0252	-20.9836 *	3.5266	-0.0262 **	
	LR	-0.9222	-0.9854	-1.0039 *	-1.0729 *	-0.6188
	1.3963	1.6074	1.6344	1.8608	1.757	
	0.1015	0.0396	-26.3481 **	3.2571	-0.0315 ***	
ROAA	LDR	0.5748	0.6501	-0.3446	0.9332	-0.0947
	1.8993	2.1734	2.4283	2.5195	2.3717	
	0.0466	0.0109	-22.8996 **	2.1455	-0.0264 *	
	LR	-0.9218	-0.9634	-0.7167	-1.0746 *	-0.8297
ROAA	34.1336	39.6026	34.6931	31.6949	1.4795	
	0.069	0.0222	-25.2245 **	1.911	-0.0312 **	
	LDR	0.3718	0.399	-0.643	0.5229	0.3041
	46.251	52.7140 *	53.1869	50.3282 **	9.7562	

变量	CRNPL	PR	PLR	CAR	FLR	
ROR	-0.0321	-0.0237	-13.0472	0.388	-0.0114	
	LR	-0.7797	-0.6092	-0.6487	-0.5964	-0.7236
	2.9479***	2.9033***	2.4121***	2.5344***	2.1143*	
OPOR	-0.0221	-0.0175	-18.108	0.1767	-0.0123	
	LDR	-0.4351	-0.4358	-1.1041	-0.4237	-0.4336
	3.3548***	3.4179***	2.833	3.1563***	2.5137**	
Pre-T ROA	-0.0404	-0.0177	-14.3979	0.6776	-0.0085	
	LR	-1.2885**	-1.2659**	-0.9888*	-1.1928**	-1.0507*
	4.6416***	4.5791***	4.2878***	4.3763***	4.1912***	
Pre-T ROE	0.003	0.0017	-21.3974	0.4671	-0.0144	
	LDR	0.3444	0.3386	-0.6316	0.3431	-0.0062
	4.5619***	4.5712***	4.3886	4.5287***	4.1441***	
Pre-T ROE	0.0296	0.0006	-22.4537**	1.7184	-0.0225	
	LR	-0.8798	-0.9193	-0.6506	-0.987	-0.7957
	38.0259	42.8310*	36.3927*	35.607	12.5537	
Pre-T ROE	0.047	0.0091	-24.4860**	1.4971	-0.0246*	
	LDR	0.3081	0.3465	-0.695	0.4209	0.2123
	50.9668**	56.3732**	52.9373***	52.7206**	23.8808	
Pre-T ROE	0.0786	0.0282	-22.3140**	4.3065*	-0.0295***	
	LR	-0.9287	-1.0024	-0.9755	-1.0310*	-0.484
	0.9831	1.0946	1.3781	1.7536	1.8794	
Pre-T ROE	0.1074	0.0429	-28.0215**	4.25391*	-0.0354***	
	DR	0.6732	0.7763	-0.2983	0.9903	-0.1963
	1.409	1.5612	1.9715*	2.2548*	2.4124**	

注:每组回归结果中系数所属“三性”顺序为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分别表示参数的估计值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如表6所示,回归分析共得到60组回归结果。为分析各“三性”指标在风险承担能力方面对“三性”的代表程度,进而探讨商业银行“三性”对风险承担能力的影响,首先分别分析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程度。

(1)安全性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能力的影响。

本文选取的安全性指标共五个,包括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CRNPL)、拨备充足率(PR)、拨贷比(PLR)、资本充足率(CAR)和财务杠杆率(FLR),每个指标涉及12个回归组,对风险承担能力的影响情况如表7所示:

表7 商业银行安全性对其风险承担能力的解释情况

变量	对风险承担能力影响的解释情况
CRNPL	在12组结果中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能力影响的解释均不显著
PR	在12组结果中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能力影响的解释均不显著
PLR	在12组结果的8组中显著,显著结果比率为66.67%,其中,1组为9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7组为9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显著性结果系数均为负
CAR	在12组结果的2组中显著,显著结果比率为16.67%,均为9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显著性结果系数均为正
FLR	在12组结果的7组中显著,显著结果比率为58.33%,其中,2组为9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2组为9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3组为99%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显著性结果系数均为负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由表 7 结果可知,五个安全性指标中,拨贷比和财务杠杆率对风险承担能力影响的解释程度最大,显著性也最强,且二者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能力影响的解释系数均为负,也即拨贷比或财务杠杆率越高,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能力越弱。资本充足率对风险承担能力影响表现出一定的解释能力,资

本充足率越高,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能力越强。

(2)流动性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能力的影响。本文选取的流动性指标共两个,包括流动性比率(LR)和贷存比(LDR),每个指标涉及 30 个回归组,对风险承担能力的影响情况如表 8 所示:

表 8 商业银行流动性对其风险承担能力的解释情况

变量	对风险承担能力影响的解释情况
LR	在 30 组结果的 9 组中显著,显著结果比率为 30%,其中,1 组为 9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4 组为 95%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显著性结果系数均为负
LDR	在 12 组结果中对银行风险承担能力的解释均不显著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由表 8 可知,两个流动性指标中,流动性比率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能力的影响具有解释能力,而未检测到贷存比对风险承担能力影响的解释性。流动性比率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能力的影响系数均为负。也即,流动性比率越高,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能力越弱。

本文选取的盈利性指标共六个,包括净资产收益率(ROAE)、总资产净利率(ROAA)、营业收入净利率(ROR)、营业利润率(OPOR)、总资产税前收益率(Pre-T ROA)和净资产税前收益率(Pre-T ROE),每个指标涉及 10 个回归组,对风险承担能力的影响情况如表 9 所示:

(3)盈利性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能力的影响。

表 9 商业银行盈利性对其风险承担能力的解释情况

变量	对风险承担能力影响的解释情况
ROAE	在 10 组结果中有 1 组显著,但该组结果整体上对风险承担能力的解释不显著
ROAA	在 10 组结果中有 3 组显著,显著结果比率为 30%,其中,2 组为 9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1 组为 95%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显著性结果系数均为正
ROR	在 10 组结果中有 8 组显著,显著结果比率为 80%,其中,1 组为 9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1 组为 95%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6 组为 99%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显著性结果系数均为正
OPOR	在 10 组结果中有 9 组显著,显著结果比率为 90%,均在 99%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显著性结果系数均为正
Pre-T ROA	在 10 组结果中有 6 组显著,显著结果比率为 60%,其中,2 组为 9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2 组为 95%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2 组为 99%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显著性结果中系数均为正
Pre-T ROE	在 10 组结果中有 3 组显著,显著结果比率为 30%,其中,2 组为 9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1 组为 95%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显著性结果系数均为正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由表 9 可知,六个盈利性指标中,营业收入净利率和营业利润率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能力影响的解释程度较大,显著性也较强;平均总资产税前收益率次之,总资产净利率和净资产税前收益率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能力影响也有一定的解释力。在显著性结果中,盈利性指标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能力均产生正向影响。也即,营业收入净利率和营业利润率等盈利性指标越高,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

能力越强。

3. 综合评价

实证结果显示,商业银行的“三性”经营原则在不同度量指标下体现出对风险承担能力影响的不同解释能力。商业银行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及其主要指标对风险承担能力的影响关系如图 2 所示。

在安全性指标中,资本充足率、拨贷比和财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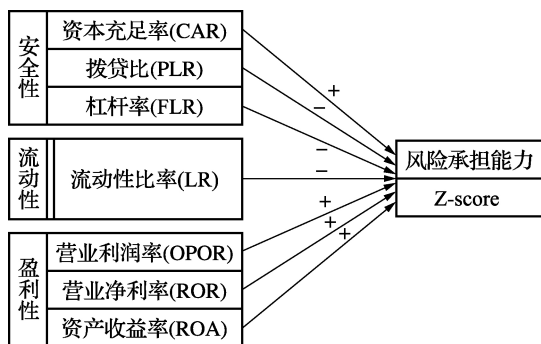


图 2 商业银行“三性”及其主要指标对
风险承担能力的影响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杠杆率是解释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能力的优良指标。高杠杆往往是高风险的代名词,因为高杠杆带来金额大却弹性小的资金成本,在经济上行、银行收益良好时带来“锦上添花”的效果;在经济下行、银行收益不佳时却体现为“雪上加霜”的效果,导致收益率大幅波动,也即较差的风险抵御能力。由于杠杆率是商业银行安全性的逆向指标,因此,杠杆率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能力的显著负向影响,也即安全性对风险承担能力的显著正向影响。由于本文 79% 的样本不良率低于 1.67%,按“拨贷比与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孰高”原则,绝大多数样本拨备计提是以拨贷比为标准进行的。这导致拨贷比的变动更加影响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能力。银行提取的拨备越多,资本消耗得越多,资本补充的压力就越大。当下,我国经济进入下行通道,商业银行能否通过内源或外源渠道补充安全资本是值得怀疑的,商业银行究竟拥有多少不良资产、需要多少拨备核销也是值得探究的,这些问题给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能力设下陷阱。资本充足情况是商业银行稳健性的终极指标,当下我国商业银行发生的可能损失主要表现为不良资产等预期损失,且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商业银行尽快对资本进行了补充,故本文实证结果中,资本充足率对风险承担能力影响的解释弱于财务杠杆率和拨贷比,但资本充足率依然是保证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能力的重要指标。

在流动性指标中,流动性比率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能力影响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且流动性比率

越高,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能力越弱,破产概率越大,这与宋琴、郑振龙(2011)的研究成果一致。一般意义上,流动性比率越高,表示商业银行持有的流动性资产多于流动性负债的程度越大,体现出较强的支付能力。需要注意的是,流动性反映的是短期财务战略,在流动性紧张的特殊时期能够抵御支付危机;但在一般情况下,流动性资产的收益率较低,且短期资金拆借、短期债券投资等流动性资产受市场波动的影响较大,具有较明显的收益波动特征。这些因素使得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能力降低。

在盈利性指标中,本文检测到总资产净利率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能力存在一定程度的正向影响,该结论与 Laura 等(2015)的研究结果相符。更进一步地,本文实证结果显示,相对于总资产净利率,营业收入净利率和营业利润率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能力的解释程度更强。营业利润及其净利润体现的是商业银行核心业务带来的收益。也即,由主营业务产生的收益有助于保证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能力,而由营业外收入带来的收益会降低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能力。

至此,本文的研究假设 H₂ 和假设 H₃ 均得到验证支持,并在研究假设 H₃ 的基础上,证明了拨贷比在当前金融环境下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能力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1. 研究结论

在《存款保险制度》逐步完善、利率市场化、民营银行发展等改革稳步推进,以及商业银行竞争日趋白热化的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经营风险。商业银行在追求“三性”经营原则的同时,如何确保较高的风险承担能力,以自如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本文基于我国 16 家上市商业银行自上市至 2015 年的非平衡面板财务数据,利用 Z-score 破产风险模型,对其风险承担能力进行测算,并针对已有研究在商业银行“三性”指标选择时的模糊性问题,以及相关研究结果的不确定问题,以各银行的风险承担能力为因变量,以常用商业银行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指标为自变量,构建具有 152 个观测值的微观面板回归模型,通过“三性”指标的不同组合得到 60 组面板回归结果,探讨不

同指标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能力的解释程度,继而从整体上分析商业银行安全性、盈利性和流动性三大经营目标对风险承担能力的影响情况。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在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能力方面,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能力普遍较高,但不同商业银行承担风险的能力存在较大差别,即国有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能力最强,股份制商业银行次之,城市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能力最弱。同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给我国商业银行带来了风险承担能力的巨大考验,部分商业银行(如浦发银行、兴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在危机期间展现出较强的风险抵抗力,维持了较为稳定的收益水平;而部分银行(如平安银行)在危机期间的风险承担能力较弱,这与其积极的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有密切关系。

第二,在“三性”原则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能力影响方面,商业银行安全性和盈利性经营原则对其风险承担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流动性经营原则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能力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也即,提高安全性和盈利能力有助于商业银行保证风险承担能力,而过分追求流动性则将导致商业银行丧失风险承担能力。此结论与已有学术研究成果相吻合,证明了商业银行“三性”经营原则的重要性,并明确了以保证风险承担能力为目标的“三性”原则管控方向。

第三,在财务指标对风险承担能力具体的影响程度方面,不同的财务指标在“三性”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能力的解释过程中表现出了不同的说服力。总体来看,安全性指标的择优选择是拨贷比、财务杠杆率和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指标的择优选择是流动性比率;盈利性指标的择优选择是营业收入净利率和营业利润率。资本充足率、营业收入净利率、营业利润率等指标越高,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能力越强;流动性比率、拨贷比、财务杠杆率越高,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能力越弱。此外,主营业务产生的收益有助于保证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能力,而由营业外收入带来的收益会降低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能力。

2. 政策建议

本文从安全性、盈利性和流动性三个角度针对性地提出商业银行提升风险承担能力的相关政策建议。

首先,安全性管理方面,应加强资本监管,鼓励银行上市。资本监管一直是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重要工作之一。《巴塞尔协议Ⅲ》完善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监管标准,随后,我国银监会对我国商业银行提出了更为严苛的监管标准。充足的资本能够保证商业银行具备良好的风险承担能力。当下,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着较大的坏账压力,传统制造业、煤炭工业、房地产等行业的坏账风险逐渐暴露,银监会为帮助资金困难企业正常运营,要求债券银行不能随意抽贷、停贷,而要“最大限度帮助企业”。这使得银行坏账从短期转入长期,潜在风险加大。随着坏账的增加,银行需要计提更多的拨备,从而对资本造成了一定的侵蚀。在坏账的困扰下,资本补充压力成为商业银行面临的另一大困扰。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资本市场的优势作用得以发挥,商业银行可以通过上市保证资本充足性,同时达到降低杠杆率的目的,并接受更全面的监督。

其次,盈利性管理方面,应在追求金融创新的同时,保证核心收益。我国商业银行内外部环境的不不断变化要求其加强自身创新能力,以提高市场竞争力和风险承担能力。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大力发展了各类理财产品、互联网金融、联保联贷等金融服务和产品,同时,尝试通道类投资、委外业务等扩大自身收益的资产管理方式,体现出较强的创新力。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明示,金融创新在扩大银行收益来源的同时,增大了银行自身及金融系统性风险,是一把较难把控的“双刃剑”。稳定的核心收益能够吸收创新收益的波动,从而提高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能力。因此,商业银行在金融创新的同时,不能仅仅关注最终净利润的表现,而要设计合理的收益结构,保证主营业务收益的绝对优势地位,进而保证风险承担能力。

最后,流动性管理方面,应大力发展同业拆借市场,鼓励商业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跨平台合作。同业拆借市场是商业银行进行流动性资金传递的重要渠道。目前,我国同业拆借市场已经发展成为拥有多家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资金拆借平台。但是,交易主体间信息不对称、有效监管法规缺乏、资金流动程度较低等问题仍然存在于我国同业拆借市场

中。合理解决这些问题,有助于提高我国商业银行取得流动性资金的可能性,从而完善流动性管理策略,增强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能力。此外,尽管我国目前实行分业监管政策,但金融混业监管已是大势所趋。我国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信托公司等分别拥有各具特色的资源和渠道,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合理进行金融机构间跨平台合作,有利于商业银行优化资产管理方案,分散投资风险,提高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能力。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从“三性”经营原则的角度分析了其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能力的影响,并对其影响机理做了尽可能全面的探讨。但是,由于样本数量及样本时间区的限制,本文未能考察不同经济周期下商业银行“三性”经营原则的体现,及其对

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能力的影响。在不同的经济周期内,商业银行出于逐利或防范风险的考虑,必定会选择不同的“三性”经营重点,采用差异化的资本结构安排,其风险承担能力及受“三性”经营原则的影响情况究竟如何,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此外,本文将安全性、盈利性和流动性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能力的影响做了总括性的实证分析,尚未针对某一经营原则深入探究其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能力的影响机理。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已经成为学术界的热点话题。如何设计流动性资产负债结构,如何权衡流动性持有成本和风险承担压力,是亟待进一步研究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 [1] Alicia G. H. ,Sergio G. ,Daniel S. What Explains the Low Profitability of Chinese Banks? [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2009,(11):2080-2092.
- [2] Andreas D. ,Gabrielle W. Determinants of Bank Profitability Before and During the Crisis:Evidence from Switzerland[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Institutions and Money,2011,(3):307-327.
- [3] Antonio T. P. What Determines the Profitability of Banks? Evidence from Spain[J]. Accounting & Finance,2013,(2):561-586.
- [4] Ching-Chung L. ,Shou-Lin Y. Bank Fundamentals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Bank Failures in East Asian Countries[J]. Economic Modelling,2016,(52):960-966.
- [5] Diamond D. W. ,Dybvig P. H. Bank Runs ,Deposit Insurance and Liquidity[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3,(3):401-419.
- [6] Diamond D. W. ,Rajan R. G. Liquidity Risk ,Liquidity Creation and Financial Fragility:A Theory of Banking[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1,(2):287-327.
- [7] Isabelle D. ,Caroline R. ,Amine T. Bank Regulatory Capital and Liquidity:Evidence from US and European Publicly Traded Banks[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2013,(9):3295-3317.
- [8] Jobst A. A. Measuring Systemic Risk-adjusted Liquidity (SRL)—A Model Approach[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2014,(45):270-287.
- [9] Khurshid D. ,Jenifer P. Determinants of Bank Profitability in Transition Countries:What Matters Most? [J].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Finance,2016,(4),In press.
- [10] Kim D. ,Santomero A. M. Risk in Banking and Capital Regulation[J]. Journal of Finance,1988,(5):1219-1233.
- [11] Laeven L. ,Levine R. Bank Governance, Regulation and Risk Taking[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9,(93):259-275.
- [12] Laura B. P. ,Antonio T. P. ,Clara CR. Factors Influencing Bank Risk in Europe:Evidence from the Financial Crisis[J]. The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2015,(34):138-166.
- [13] Laura C. ,Ettore C. ,Federica P. Should We Trust the Z-score? Evidence from the European Banking Industry[J]. Global Finance Journal,2015,(28):111-131.
- [14] Lucia D. P. ,Margherita S. Securities Class Actions in the US Banking Sector:Between Investor Protection and Bank Stability [J]. Journal of Financial Stability,2011,(4):215-227.

- [15] Laura C. ,Federica P. ,Marco E. O. Are Cooperative Banks a Lever for Promoting Bank Stability? Evidence from the Recent Financial Crisis in OECD Countries[J]. *European Financial Management*,2015, (3) :491 – 523.
- [16] Laetitia L. ,Frank S. Bank Insolvency Risk and Z-score Measures: A Refinement[J].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2015, (13) : 214 – 224.
- [17] Liu H. ,Molyneux P. ,Wilson J. S. Competition and Stability in European Banking: A Regional Analysis[J]. *The Manchester School*,2013, (81) :176 – 201.
- [18] Michael J. G. ,Amy H. ,Chin-Chuan H. The Effect of Leverage and Liquidity on Earnings and Capital Management: Evidence from U. S. Commercial Banks[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2016, (5) :35 – 58.
- [19] Panayiotis P. A, Sophocles N. B, Matthaios D. D. Bank-specific, Industry-specific and Macro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Bank Profitability[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Institutions and Money*,2008, (2) :121 – 136.
- [20] Poghosyan T. ,Čihák M. Distress in European Banks: An Analysis Based on a New Dataset[J]. *Journal of Financial Services Research*,2011, (40) :163 – 184.
- [21] Raymond A. K. ,Grace W. Predicting the US Bank Failure: A Discriminant Analysis[J].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 2014, (2) :202 – 211.
- [22] Robert D. Y. ,Karen Y. J. Do Banks Actively Manage their Liquidity? [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2016, (66) : 143 – 161.
- [23] Roy A. D. Safety First and the Holding of Assets[J]. *Econometrica*,1952, (3) :431 – 449.
- [24] Sven B. ,Susanne H. ,Carsten H. ,etc. Visible Reserves in Banks-Determinants of Initial Creation, Usage and Contribution to Bank Stability[J]. *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 Accounting*,2014, (5) :507 – 544.
- [25] Yamileh G. K. ,Maria T. M. ,Roberto M. Shareholder Diversification and Bank Risk-Taking[J]. *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2015, (4) :602 – 635.
- [26] 巴曙松,孙兴亮,朱元倩. 如何应对“大而不倒”问题? ——基于软预算约束理论的视角[J]. *北京:国际经济评论*, 2012, (4).
- [27] 顾晓安,袁娅敏. 流动性资产和负债占比波动与银行破产的关系研究——来自美国银行业的经验证据及银行破产倾向的分析[J]. *上海金融*,2015, (5).
- [28] 侯璐璐,刘元春. 我国商业银行的价值被低估了吗? ——基于 16 家 A 股上市商业银行的分析[J]. *北京:国际金融研究*,2016, (3).
- [29] 胡国瑞. 盈利性,商业银行经营的首要目标[J]. *北京:金融研究*,1995, (9).
- [30] 黄志凌. 问题银行的判断与破产早期干预机制[J]. *北京:金融研究*,2015, (7).
- [31] 江曙霞,刘忠璐. 存贷款市场竞争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有差异吗? ——基于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讨论[J]. *北京:经济管理*,2016, (6).
- [32] 李成,刘生福. 利率市场化鼓励商业银行过度风险承担吗? ——来自中国银行业的经验证据[J]. *北京:经济管理*, 2015, (12).
- [33] 李健全,黄磊. 我国商业银行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的时变关系研究[J]. *北京:金融监管研究*,2014, (7).
- [34] 李喜梅. “三性”原则下中国上市商业银行资本结构与绩效关系研究[J]. *北京:管理世界*,2011, (2).
- [35] 刘信群,刘江涛. 杠杆率、流动性与经营绩效——中国上市商业银行 2004—2011 年面板数据分析[J]. *北京:国际金融研究*,2013, (3).
- [36] 宋清华,曲良波,陈雄兵. 中国商业银行规模、治理与风险承担的实证研究[J]. *南昌:当代财经*,2011, (11).
- [37] 宋琴,郑振龙. 巴塞尔协议Ⅲ、风险厌恶与银行绩效——基于中国商业银行 2004—2008 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北京:国际金融研究*,2011, (7).
- [38] 严兵,张禹,王振磊. 中国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基于 14 家上市银行数据的研究[J]. *北京:国际金融研究*,2013, (2).
- [39] 邹克. 商业银行“安全性、盈利性、流动性”平衡状况分析[J]. *北京:金融论坛*,2015, (2).
- [40] 朱南,卓贤,董屹. 关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效率的实证分析与改革策略[J]. *北京:管理世界*,2004, (2).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Three Characters” on Risk-taking Ability of Commercial Banks

—Based on the Unbalanced Panel Data Analysis of 16 Listed Commercial Banks

SONG Guang-hui¹, QIAN Chong-xiu¹, XU Lin²

(1.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40,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Commerce,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6,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macro-environment of economic downturn and various financial reforms like Interest rate marketization, the risk taking ability of Commercial bank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re important issues worth studying. Known as “Three Characters”, safety, liquidity and profitability are three key principles in bank operation management. Safety has been concerned as the most basic and important task in bank. Liquidity has shown great importance in bank risk management, which was learned from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Meanwhile, bank is born with the natural target of pursuing profit, namely, profitability. Undoubtedly, bank’s “Three Characters” will influence its risk taking ability. The current literature is mainly focu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ank safety, liquidity and profitability, which can be described as synthetic, reversal, or a phased manner.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ree characters” and bank risk taking ability has been scarce.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16 listed banks over the year of 2003 to 2015, the risk taking ability was depicted with Z-score model in this paper. Five security indexes, two liquidity indexes, and six profitability indexes were chosen to build 60 groups of unbalanced panel regression models, which have 152 observed values in total. 60 panel data regressive analysis were conducted, through which the influence of “Three Characters” has on risk taking ability were inspected.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isk taking ability of 16 listed banks were generally high,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state-owned background of the banks, while there existed huge difference among different banks. Part of the commercial banks (such as Shanghai pudong development bank, Industrial bank, bank of China, etc.) showed stronger risk taking ability, while some not (like Ping An bank). The risk taking ability difference between banks came from their different risk resistance ability, which is related to various financial service and product innovation. The higher the capital adequacy ratio, sales margin, and operating profit ratio, the stronger the risk taking capacity, and accordingly the smaller the ruin probability; the higher the provision-loan ratio, liquidity ratio, and leverage ratio, the weaker the risk taking capacity, and accordingly the greater the ruin probability. Meanwhile, Profit generated from core business strengthens bank’s risk taking ability, while extraordinary gains weaken it.

Three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ba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above. First,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of bank capital, encourage bank listing. Capital regulation has been one of the important works of the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After Basel III, China banking regulatory commission put forward more strict standards on bank capital supervision. At present, commercial banks in China are facing great pressure of bad debts, which need more provisions accordingly, and cause capital erosion. In this case, commercial banks could choose listing financing to guarantee the capital adequacy, achieve a lower leverage, and accept a more comprehensive supervision. Second, ensure core benefits while pursuing financial innovatio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hanging environment requires commercial banks to keep innovating. However,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showed that financial innovation is a “double-edged sword”, which expands bank’s earning sources, increases financial systemic risk at the same time. Stable core earnings can absorb the fluctuation of innovation income, and improve the risk taking ability. Third,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bank lending market, encourage commercial banks to cooperate with other financial institution. Interbank marke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hannels to transfer liquidity among banks. A perfect interbank lending market can help banks to get funds timely, and then strengthen the risk taking ability. In addition, differe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have distinctive resources and channels, which is a good cooperative foundation. Reasonable cross-platform cooperation betwee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an help banks to optimize asset management solutions, to disperse investment risk, and to improve the risk taking ability.

Key Words: risk taking ability; “Three Characters” principle; commercial banks; Z-score model

(责任编辑:鲁言)